剪羽燈新話

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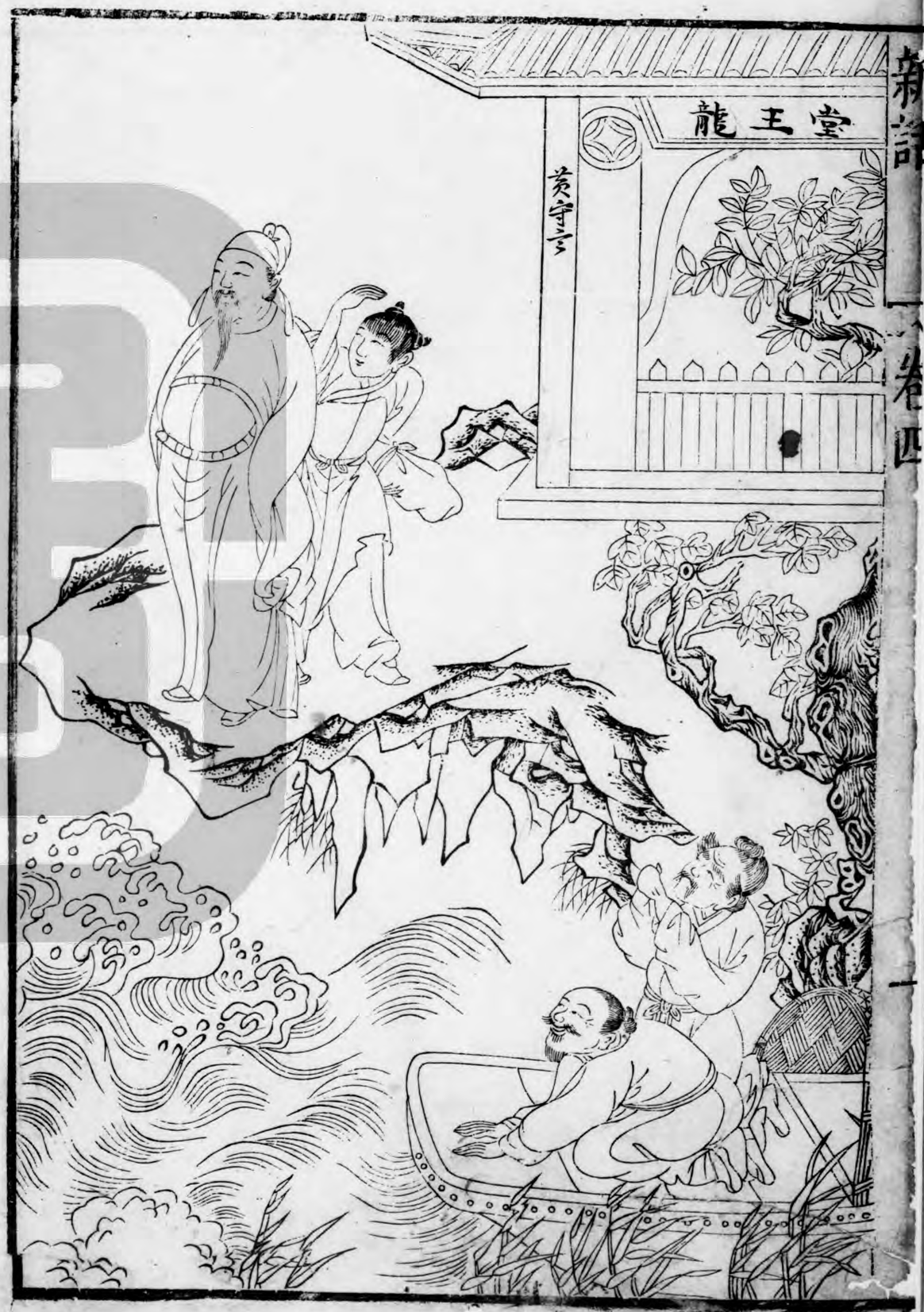
卷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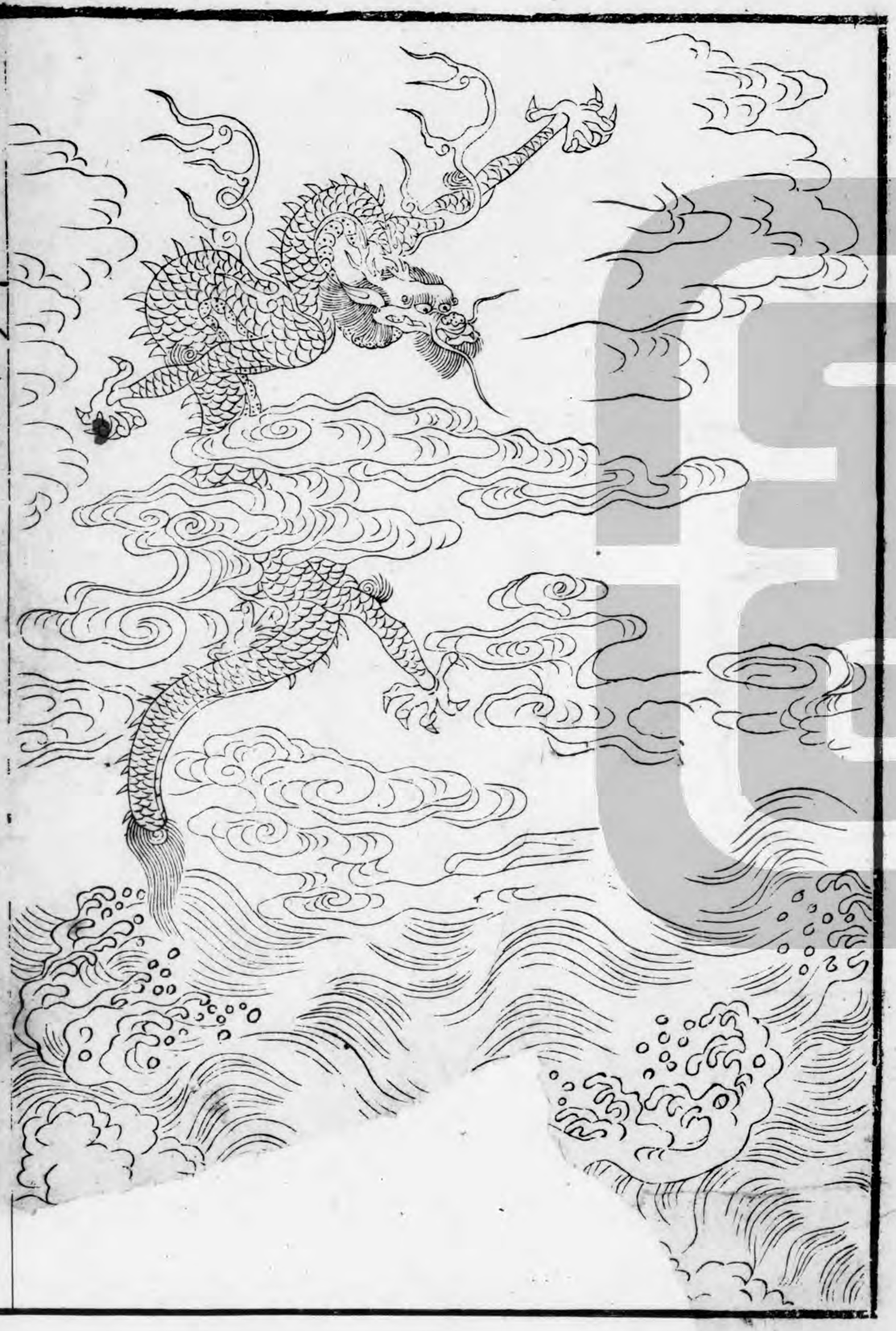
剪燈新話卷之四

山陽　瞿　祐　宗吉著
新安　黃正位　黃叔校

龍堂靈會錄

吳江有龍王堂堂蓋廟也所以奉事香火故謂之堂或以爲石岸突出洲渚可居若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松右太湖風濤險惡衆水所匯過者必致敬於廟下而後行元統間有聞人子述者以歌詩鳴于吳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掛乃白龍也鬐鬣下


龍王堂
黃守三



垂如一玉柱鱗甲照曜若明鏡數百片轉側於
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以爲平生奇觀莫之能
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一章於廡下曰龍
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不敢遺求晴
得晴雨得雨平生好奇無與伍訪水尋山遍吳楚扁舟
一葉過垂虹濯足滄浪浣塵土神龍有心慰勞苦變
化風雲快觀覩鬚鬣蜿蜒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鏡舞
村中稽首朝翁姥船上燃香拜商賈共說龍神素有
靈降福除災敢輕侮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
應許汲挽湖波作酒漿採摘江花當肴脯大字如拳
寫庭戶過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笑別神
龍指歸路題畢回舟臥于逢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
廟中而來施禮於前曰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
水府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雖有嚴命
不識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毋苦辭但瞑目少頃即
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雷聲久之漸息開目則見
殿宇崢嶸儀衛羅列寒光逼人不可仰視真所謂水
晶宮也王聞其至劒佩冠服而出迎之上階致謝曰

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又妙真足以壯觀於
廟庭矣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酬坐未定外間傳言
有客王乃出門而接見有三人同入其一高冠巨履
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瀟灑其一則葛巾野
服而已分資次而坐王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乃
越范相國晉張使君唐陸處士耳此吳地之三高也
王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賛不已王
曰詩人遠臨貴客又至賞心樂事不期而同即命左
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饌之味皆非世間所
有酒至方欲飲閽者奔入曰吳行人伍君在門王遽
起迎之既入而范相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
然變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君乃吳國之神
吾乃吳國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俗無知妄
以三高為目立亭以美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坐
昔日吞吳之恨寧忍遽忘耶即數范相國曰汝有大
罪三而人罔知故千古之下猶得以欺世而盜名吾
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不得掩矣相國
默然請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讎臥薪嘗膽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戰伐誰能禦之何至假負薪之女爲誨淫之事出此左計不以爲慚吳旣以亡又不能除去尤物反與共載而去昔太公蒙面而斬妲己高頻違令而戮麗華以此方之孰得孰失是謀國之不臧也旣已滅吳乃以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皆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蕭何之追韓信以

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旣以去國本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欲何爲者哉昔魯仲連辭金而不受張子房辭穀而遠引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安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久之乃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顧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又能爲夫差復父之讎則孝爲有餘矣事吳至死不叛以畢志於其君雖羅屬鏤之慘終

無怨辭則忠爲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沼吳之禍以爲身後之憂則智爲有餘矣使吾尚在會稽之棲不可以復振檇李之敗不可以詭勝而越之君臣將不暇於朝食又烏能得志於吾國乎蓋嘗論之吳之亡不在於西子之進而在於吾之被讒越之霸不在於種蠡之用而在於吾之受戮吾若不死則苧蘿之姝適足爲後宮之娛榮楯之華適足爲前殿之誇姑蘇之臺麋鹿豈可得遊至德之廟禾黍豈至於遽生哉惟自戕其骨鯁自害其股肱故讎人得以乘其機敵國得以投其隙蓋有幸而然耳豈子伐國之功謀國之策乎相國詞塞遽虛位以讓之伍君遂處其上相國居第二位第三第四則張使君陸處士子述居第五王坐於末席焉已而酒行樂作王請坐客各賦歌詩以爲樂伍君乃左撫劒右擊盤朗而作歌曰駕艅艎之長舟兮覽吳會之故都悵館娃之無人兮麋鹿遊于姑蘇憶吳子之驟強兮蓋得人以爲任戰栢舉而入楚兮盟黃池而服晉何用賢之不終兮乃自壞其長城迫甬東而乞死兮始躑躅而

哀鳴泛鴟夷於江中兮驅白馬於潮頭盼胥山之舊
廟兮挾天風而遠遊龍宮鬱其嵯峩兮水殿開而宴
會日旣吉而辰良兮接賓朋之冠佩奠椒漿而酌桂
酒兮擊金鐘而戛鳴球湘妃漢女出而歌舞兮瑞霧
靄而祥煙浮夜迢迢而未央兮心搖搖而易醉撫長
劒而作歌兮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歌竟范相國持
杯而詠詩曰覇越平吳扁舟五湖昂昂之鶴泛泛之
鳧功成身退辭榮避位良方旣藏黃金曷鑄萬歲千
秋嵬嵬來遊今夕何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樽
俎妙女嬌娃載歌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對不
樂日月幾何金樽翠爵爲君斟酌後會未期且此歡
謔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驅車返故園掛席來東
吳西風旦夕起飛塵滿皇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
圖問渠華亭鶴何似松江鱸豈意千年後高名猶不
孤鬱鬱神靈府濟濟英俊徒華筵列玳瑁美酒傾醍
醐妙舞躡珠履狂吟叩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歌
呼作詩記勝事流傳遍江湖陸處士遂離位而陳詩
曰生計蕭條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甫里能

言鴨不釣襄江縮項鯿鼓瑟吹笙聞盛樂倒冠落珮
預華筵何須温嶠燃犀照巳被傍人作話傳衆客吟
罷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于坐間曰江湖之淵神
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黄金作屋瓦白玉爲門
樞屏粧珴琄甲檻植珊瑚株祥雲瑞靄相扶輿上通
三光下八區自非馮夷與海若孰得於此而躊躇高
堂開宴羅賔主禮數繁多冠冕聚忙呼玉女捧牙盤
催叫神娥調翠釜長鯨鳴巨蛟舞鼈吹笙鼉擊鼓驪
頷之珠照樽俎蝦鬚之簾掛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
遺音縹緲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瑟秦家公子來吹
簫麻姑碎擘麒麟脯洛妃斜拂鳳凰翹天吳紫鳳頻
倒而奔走金支翠旗有無而動搖胥山之神余所慕
曾謁神祠拜神墓相國不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風
度座中别有天隨生口食杞菊骨格清平生夢想不
可見豈期一日皆相迎主人靈聖更難測驅駕風雲
頃刻周遊八極隘四溟固知不是池中物鰥生何幸
得遭逢坐令死草生華風待以天府八珎之異饌飲
以仙厨九醞之深鍾唾壺缺麈柄折醉眼生花雙耳

熱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波間摸圓月但將詩句寫
鮫綃留向龍宮話奇絶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
村喔喔晨鷄鳴山寺隆隆曉鐘擊伍君先別三高繼
往王乃以紅珀盤捧照乘之珠碧瑤箱盛開水之角
贈餽於子述命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
乃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
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披襟當之至則凌慢
毀辱而後已或焚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
亦以膽氣許之至元丁丑僑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
近村時兵燹之後蕩無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
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傍
有一古栢林即投身而入倚樹少憩鵂鶹鳴其前豺
狐嗥其後頃之有群鴉掉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啼或
鼓雙翼而舞吽噪恠悪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尸僵
臥左右陰風颯颯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群尸咸起見
大異在樹底踴躍趨赴急攀緣上樹以避之群尸環

繞其下或嘯或罵或坐或立相與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露見一夜叉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體皆青大呼濶步逕至林下以手撮死尸摘其頭而食之如噉瓜之狀食訖飽臥鼾睡之聲動地大異自度不可久留乘其熟睡下樹而速行不百步則夜叉已在其後矣捨命而奔幾爲所及遇一蘭若急入投之東西廊並無一人殿上惟有佛像一軀質狀甚偉大異計窮見佛背有一穴遂竄身入穴佛言彼求之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默心不必食齋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爲門限所碍蹶然仆于地土木狼籍胎骨粉碎矣大異得出猶大言曰胡鬼美乃公反自掇其禍即出寺而行逕望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揖讓而飲大異馳往赴焉及至則皆無頭者也間有貳頭者則無一臂或無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暢此人大膽敢來搪突當執之以爲脯肉爾即踉蹌叫怒或摶牛糞而擲或執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而趂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諸鬼至水際則不

敢越行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喧譁之聲靡靡不已須臾月墜不辨蹊徑失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一鬼窟也寒沙睫目陰氣徹骨群鬼有赤髮而雙角者綠毛而兩翼者鳥喙而獠牙者牛頭而獸面者皆身如藍靛口吐火焰見大異至賀曰讎人至矣即以鐵紐繫其頸皮繩束其腰驅至鬼王之座下而告曰此即在世不信鬼神凌辱吾徒之狂士也鬼王怒而責之曰汝豈不聞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之大易所謂載鬼一車小雅所謂爲鬼爲蜮他如左傳所記晉景之夢信有之皆是物也汝爲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相遇吾其得而甘心焉即命衆鬼卸其冠裳加之箠楚或搏其面或擊其齒流血淋漓求死不得鬼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三丈乎大異自念泥豈可爲醬因願身長三丈群鬼即驅之于石床之上如搓粉之狀衆手摩撫而反覆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裊裊如竹竿焉衆共辱之呼爲長竿恠王又謂曰汝欲熬石成汁乎汝欲身短一尺乎大異方厭其長

爲衆所辱卽願身矮一尺群鬼又驅之于石之上如
按爻之狀極力一搖骨節磔磔有聲乃擁之起果一
尺矣團欒如巨蟹焉衆又辱之呼爲蟛蜞惟大異躡
跚于地不勝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
昔不信鬼神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于衆曰彼雖
無理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許情宥之卽以手提大異
兩臂而抖擻之須臾復故大異求還諸鬼曰汝旣到
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物相贈所貴人間知有我
輩耳老鬼曰然則以何物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
之角卽以兩角置於大異之額岌然相向一鬼曰吾
贈以哨風之嘴卽以一鐵嘴加於其唇如鳥喙焉一
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卽以赤水染其鬢皆鬚髯而
上豎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卽以二青
珠嵌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
自珍重向者群小溷擾幸勿記懷也大異雖得出然
而頂撥雲之角戴哨風之嘴被朱華之髮含碧光之
睛儼然成一異鬼到家妻孥不肯認出市衆共聚觀
以爲怪物小兒則驚恐而逃避遂閉門不食憤懣而

死臨死謂其家人曰我爲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紙筆置於棺中我將訟之于天數日之內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汝等可瀝酒而賀我矣言訖而沒沒之三日白晝風雨大作雲霧四塞雷霆霹靂聲震寰宇瓦屋皆墜大木盡拔經宿開霽則向日所墜之坑變爲一巨澤瀰漫數里其水皆赤忽聞棺中作語曰訟已得理群鬼皆被誅戮天府以吾正直命爲太虛司法職務繁冗不得再來人世矣其家遂祭而葬之胎蟹之間如有靈焉

修文舍人傳

夏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博學多聞性質英邁幅巾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慷慨論事亹亹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甚薄日不暇給嘗喟然長歎曰夏顏汝修身謹行柰何不能潤其家乎則又自解曰顏回困於陋巷豈仁義之不足也賈誼困於長沙豈文華之不逮也校尉封拜李廣不侯豈智勇之不盡也侏儒飽死而方朔苦飢豈才藝之不及也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吾知順受而已豈敢非理妄求哉

至正初客死於潤州殯于北固山下友人有與之情熟而交厚者遇之於途見顏乘高車擁大蓋戴進賢冠曳蒼玉佩衮衣綉裳如侯伯氣象從者十數各執供給之物呵殿而擁護風彩揚揚大異往日投西而去友人不敢呼之一日早出復遇之於里門顏遽搴帷下車而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與之叙舊握手而語宛若平生乃問之曰與君相別未久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冠服佩如此之華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健羨之至顏曰吾今隸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見問何敢有隱但途路之中未暇備述君如不棄可於後夕會於甘露寺多景樓庶得從容時項少叙間濶不知可乎望勿以幽宜爲訝而負此誠信之約也友人許之告別而去是夕携酒而往則顏已先在見其至喜甚迎謂之曰故人真信士可謂死生之交矣乃言曰地下之樂大勝人間吾今爲修文舍人顏淵卜商舊職也冥司用人選擇甚精必當其材必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祿可及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地而進可以

外貌而濫充可以虛名而枉用也試與君論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間秉筆中書者豈盡蕭曹丙魏之徒乎提兵外閫者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館閣摛文者豈皆班揚董馬之輩乎郡邑牧民者豈皆龔黃召杜之儔乎騏驥伏鹽車而駑駘飽芻荳鳳凰棲枳棘而鴟梟鳴戶庭賢者槁項黃馘而死于下不賢者比肩接跡而用於上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正在此也寘司則不然黜陟必明賞罰必當昔日負君之賊敗國之臣受其爵而享其祿者至此必罹其禍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困於世而窮其身者至此必蒙其福蓋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此亦莫逃矣遂斟滿而飲連舉數杯倚欄佇立東西觀望口占律詩一篇吟贈友人曰笑指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渚禽呼一江流水三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富貴不來吾老矣幽明無間子知乎傍人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不可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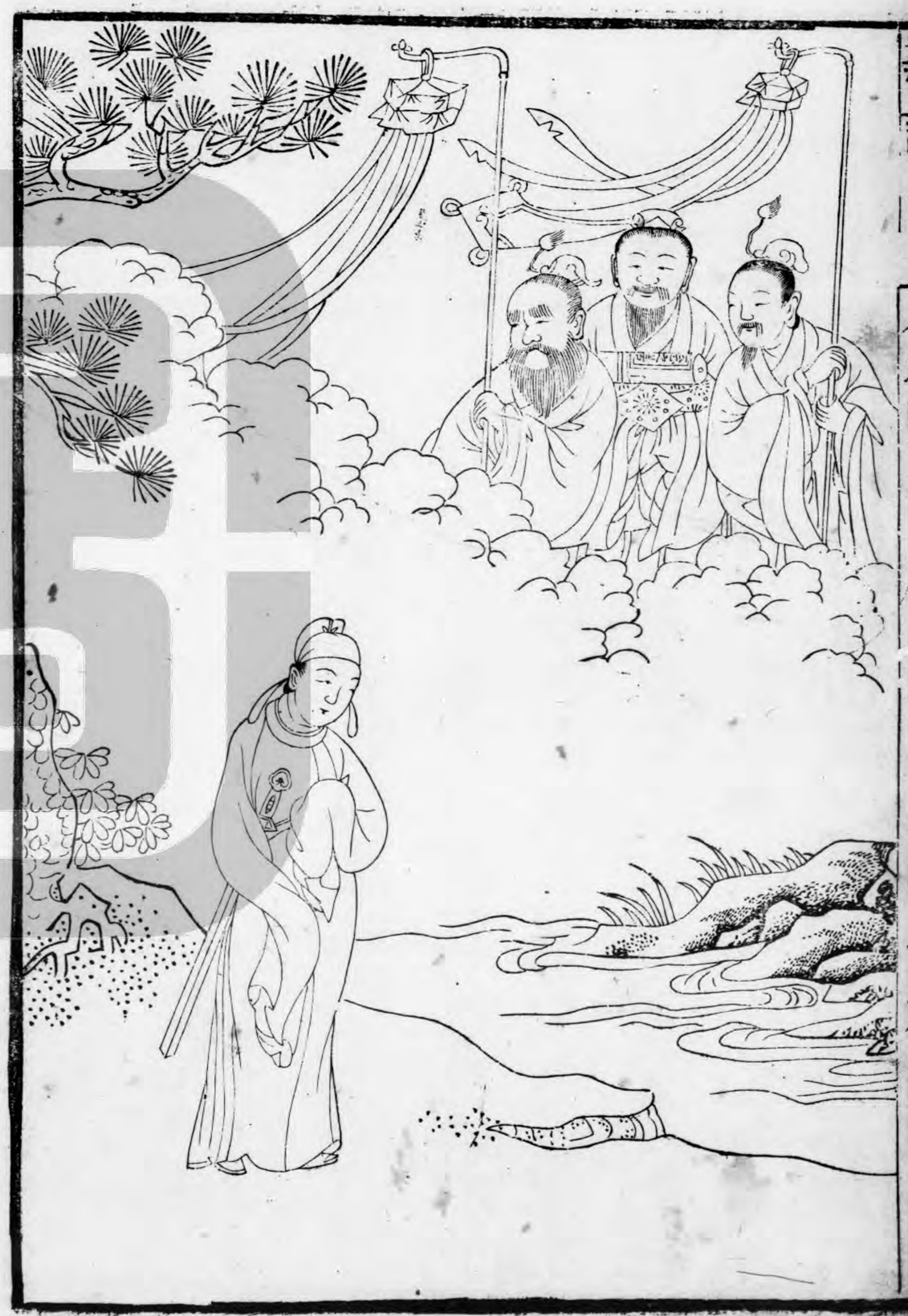
清身風露月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城邊人翫月鬼門關外客還鄉功名不傳詩千首生死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終夕對藤床吟訖搔首

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僕生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然而著成集録不下數百卷作成文章將及千餘篇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爲之者奄忽以來家事零替内無應門之僮外無好事之客盜賊隣佑之所攘竊風雨鳥鼠之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爲意以恤交爲心捐季子之寶劒付老夫之麥舟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刻之金石繡於桐梓庶幾千秋萬歲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然未敢必焉友人許諾顔大喜捧觴拜獻以致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别而去友人歸吳中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考占録通玄志等書亟命工鏤板鬻之于肆以廣其傳顔復到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有吉凶事禍福之期皆預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顔來問因謂曰僕備員修文府月日已滿當得舉代最重此職尤難其選君若不欲則不敢强萬一欲之當得盡力所以汲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鏤板之恩耳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强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友人

欣然許之遂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以田莊爲業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群盜所刼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自實乃挈妻孥由海道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託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户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跋涉道途衣裘藍縷容貌憔悴未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屋安頓其妻孥整飭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拜於馬首初似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謝即延之入室待以賓主之禮動問良久啜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落落無顧念之意亦不言假銀之事自實還家旅寓荒宗妻孥怨詈曰汝萬里投人所幹何事今爲三杯薄酒所買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實不得已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自實方欲啟口



繆君遽言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但一宦荒京
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望以文券付還即當
如數陸續酬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舊同里閈自少
交契深密承命周急素無文券今日何爲出此言也
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
然而券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
焉自實唯唯而出恠其言辭矯妄負德若此羝羊觸
藩進退惟谷半月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
無一錢之惠展轉推託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菴自

實往繆君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憩息菴主軒輊
翁者有道之士也見之往來頗久與之敘話因而情
熟時值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詣繆君之居
拜且泣曰新年在邇妻子飢寒囊之一錢絕無遺粟
向者銀兩今不敢求但望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下
壺飧而救緊桑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
之哀之恤之遂匍匐於地繆君扶之于地屈指計日
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夕君可于家專待
吾分祿米二石錢二定令人馳獻於宅以爲過歲之

資幸勿以少爲恠且又再三叮嚀幸勿他出以俟之自實感謝而退以繆君之言憫其妻子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于床令稚子於巷外覘之須臾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俟焉逕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曰張負外之餽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錢來矣急出迓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驢游客者也憮然而慚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反爲所誤粒米寸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丹坐以待旦鷄鳴鼓絕則逕投繆君之門將候其出而刺之是時震方未啓道無行人惟小菴中軒轅翁方明燭誦經當門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持權鑿披露形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佩之士百餘人從之或擎幢蓋或舁旌旛和容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叵測謂其必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往何其去之匆匆而回

之緩緩也願一得聞自實不敢諱其言繆君之無義令我狼狽今早實礪霜刃于懷將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毋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之間不可銘心而爲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懈解之且

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抑鬱不樂至晚遂投于三神山下八角井中其中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萬仞中有狹路僅通行屐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衢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畫靜古殿煙消徘徊四顧闃無人蹤惟聞鐘磬之聲隱隱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因困臥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搖明月之珮呼之起笑而問曰翰林舊識豁遊滋味薄乎自實

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
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聖殿側乎自實曰某
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世四十目不知書平生未嘗
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爲飢寒所
惱不暇記前事爾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
此所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
後惺然明悟因記爲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
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得何罪而今
日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

自高不肯汲引後進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以爵
位自尊不肯接納遊士故今世令君飄泊而無所投
爾自實因指當世達官數人而問之曰某人爲丞相
而貪饕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
無厭鬼王地下有十鑪以鑄其橫財今亦福滿矣當
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爲平章而不戢軍士殺害
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
五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
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爲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爲郡

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爲宣慰不聞所宣者何事某人爲經畧不聞所畧者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輩等以杻枷加其身縲絏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筭也自實遂及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錢物豈可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不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乞指避兵之處道士曰福清可矣久之又曰不若福寧言訖謂自實曰汝到此久家間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逕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而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子逕赴福寧村中墾荒田數畝而居揮鋤之際錚然有聲獲瘞銀四定家遂稍康其後張氏奪印逮承相被囚　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其官吏皆不保其首領而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家資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士人有金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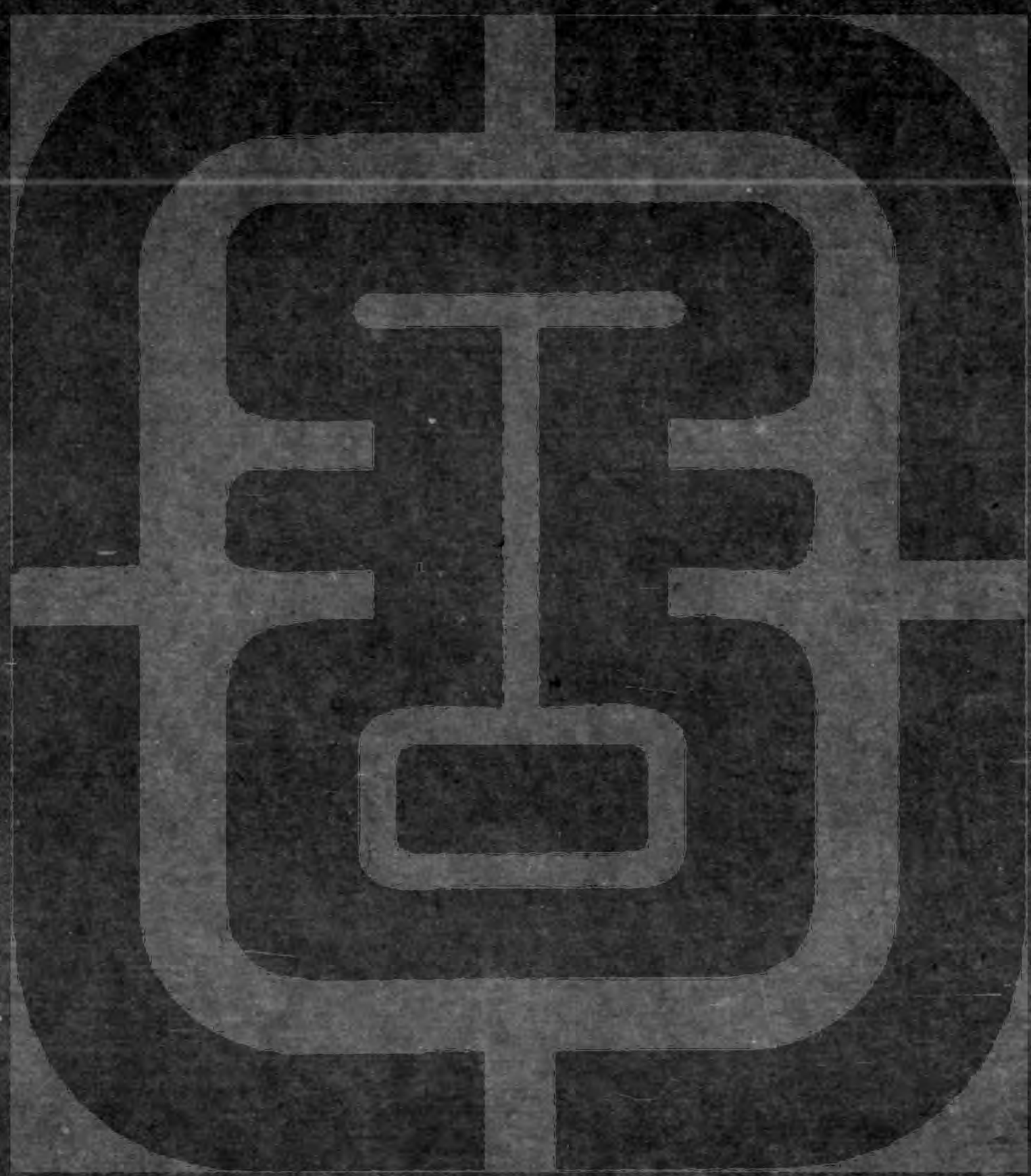
新語 卷四

酒落魄不拘小節每以游俠自任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爲屬郡二子往來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貴族望風承接惟恐居後金有詩曰華髮衝冠感二毛西風凉透鶺鴒袍仰天不敢長吁氣化作虹蜺萬丈高賈亦有詩曰四海干戈未息肩書生豈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劒撐拄東南半壁天其詩大率類是人皆信其自負吳元年　國兵圍姑蘇未拔上洋人錢鶴皋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高讓爲比杖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而師潰皆赴水死洪武四年春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友善忽遇之於途隨行僮僕數人氣像儼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而坐于野談論逾時金忽慨然長歎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富貴危機豈能避世間寧有揚州鶴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黑闥既立爲漢東王臨死乃曰我幸在家鋤莱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賈曰黑闥何

足道如漢之田橫唐之李密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
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恥復稱臣於是逃居海島
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
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爲盟主自稱老耄及兵敗
入關乃望以一台司見處其無智識如此大丈夫死
即死爾何忍向人喉下取氣乎夫韓信建炎漢之業
卒受誅夷劉文靖啓晉陽之謀終加戮辱彼之功名
尚爾於他人何有哉金日駉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
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
句黃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披緇
逃遁蹤跡題詩云鐵衣着盡着僧衣若二人者身爲
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
吾輩當愧之矣金遽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
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命僕於近村質酒而飲數
巡若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章播在人口今日
之會可無佳製以記之乎於是籌思移時全詩先成
吟曰

幾言兵火接天涯　白骨叢中度歲華

杜宇有冤能泣血　鄧攸無子可傳家
當時自詫遼東豕　今日翻成井底蛙
一片春光誰是主　野花開滿蒺藜沙
詩畢賈亦繼吟詩曰
漠漠荒郊鳥倦飛　人民城郭歎都非
愁纏病骨何須葬　血汚遊魂不得歸
麥飯無人作寒食　綈袍有淚哭斜暉
生存零落皆如此　惟恨平生雅志違
吟訖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作極其豪岩今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無語但愀然長嘯數聲須臾酒罄告別而去行及十數步間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見林稍烟暝嶺首日沉鳥啼鵲噪於叢林之間而已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其質酒之裘視之則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搏風焉若虛借宿酒家明日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

新語　二ノ第四

東京大學